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七

宋 韓元吉 撰

論

易論

天下之數其出無窮而天下之理皆本于一夫一者所以為天下之數也自一而至于十百十百而至于千萬有是理然後有是數焉蓋理者存乎內而數者見乎外

也存乎內者微妙而有所難言見乎外者纖細而可以畢舉是二者其所由來皆始于一矣易者聖人所以窮天下之理而非止論乎數也然而天下之理非數亦無以明是故畫之不足而定以為爻爻之不足而變以為卦卦之不足而繫以為辭辭之不足而衍以為策後世以之窺天地歷日月占星辰驗風雨筮人事知鬼神而推萬物之變自數而言益有不可窮盡自理而言六十四實本于一卦三百八十四實本于一爻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實本于一策也何也夫乾之初九即卦之震也震之初九即卦之復也坤之初六即卦之巽也巽之初六即卦之姤也夫豈非一卦耶自陰陽而畫二卦自二卦而生六子自六子之交而為六十有四夫豈非一爻耶六十四卦之爻皆歸于乾坤二篇之策皆始于太極夫豈非一策耶聖人以謂天下之理一卦之畫不足以盡而一爻之辭不足以載一策之少不足以推也是故自一畫而分以為二自二而變以為八自八而生以為

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散以為三百八十有奇自三百八十有奇而總以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明其時以寓其象以定其體以作其用使天下之人由是以探焉則亦庶乎其可喻矣世之言易者類不能喻乎此焦贛京房之徒則曰吾知為數而已理則吾不知也王弼韓康伯之徒則曰吾知為理而已數則吾不知也其言數則敝于卜筮福禍而入于瞽史之淫僻其言理則溺于虛無汗漫而流于佛老之迂妄使聖人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千載而不傳謂之不達乎理可也謂之不明乎數亦可也蓋達乎理則知所謂數矣明乎數則知所謂理矣嗟夫天下安有理之外別有數數之外別有理也哉

禮樂論

儒者之效莫先于禮樂儒者之弊莫大于徇禮樂之名而不識其實蓋禮樂之實不可一日去于天下而禮樂之名則天下有時而不用人見夫禮樂之名有時而不

用也遂以為天下真無禮樂夫天下一日而無禮樂其可以言治哉世儒之說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陋哉斯言也治未定獨無禮乎功不成獨無樂乎彼之所謂制禮作樂云者惑其名者也今夫飾黼黻盛文繡築壇于郊祖考廟而享主賓亘而宴可謂禮矣撞鐘而伐鼓總干而獻羽鳴律而應呂可謂樂矣而禮樂之實有不在于是夫天下一日而無禮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將大亂而不可為矣一日而無樂則陵暴鬬怒爭

奪賊殺之禍將接跡而起矣是二者禮樂之實日用而不知者也黼黻文繡鐘鼓干羽禮樂之名爾苟天下既已享其實則夫所謂名者存可也亡可也而必待夫黼黻文繡大備而始謂之禮鐘鼓干羽畢陳而始謂之樂奈之何天下其不疲且病也夫世之儒者不識其實者衆故必竊其名以自鬻于世謂時君世主將興于所謂禮樂者非從吾言則不足以自見師以是傳之弟子父兄以是詔其子弟譊譊然號于天下俾天下視禮樂以

為難致而不易得之物而時君世主當功成治定之極睥睨天下無可為之事則亦欲以夸耀于後世未有不溺其說而信之者鑄九鼎作大輅不遠千里登泰山之穹崇鞏石泗濱伐竹嶰谷有意于舞百獸而張洞庭也百姓之力已竭大農之藏已虛而世儒之論未厭其斁耗天下有異于軍旅者幾希嗚呼是真聖人所謂禮樂哉善乎夫子之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蓋天下

之論禮樂始于名正事成而刑罰亦在其間于是而可以探其指矣又請問禮曰上下安之謂禮請問樂曰民庶和之謂樂若是則先王之制禮樂非耶先王之制禮樂其大要本諸此其下則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何也人君者其富甚矣其貴極矣其情則無以異于人也而得肆而不已必蕩蕩而不制則患生故必順其情而制焉益人情莫不好尊安為之堂陛以嚴之莫不好華好為之服采以章之莫不好聲音為之歌舞以悅之莫不

好馳騁為之蒐獵以行之莫不好顏色為之妾媵以娛之莫不好飲食為之宴享以樂之莫不好鬼神為之祭祀以福之莫不好遊觀為之巡狩以適之數者禮樂所自出也使人君之治上下安焉民庶和焉則有不待堂陛而嚴不待服采而章不待歌舞而悅不待蒐獵而行不待妾媵而娛不待宴享而樂不待祭祀而福不待巡狩而適矣苟為不然上下亂而不能安也民庶怨而不能和也雖有堂陛其能安之雖有服采其能被之雖有

歌舞其能玩之雖有蒐獵其能舉之雖有媵妾其能保之雖有燕享其能居之雖有祭祀其能宗之雖有巡狩其能備之何以言也漢高帝未嘗郊天豈妨為創業之英主周宣王未嘗籍田不害為中興之賢君當是時也天下謂之亡禮得乎景王鑄無射不捄周室之亂成帝好聲音無益漢祚之衰當是時也天下謂之備樂可乎故以漢高宣王之治問其四夷則服從問其諸侯則順朝上之則天地悅豫下之則人神協同豈非所謂得禮

樂之實也以景王成帝之治四代之樂雖陳于庭三雍之儀雖正于郊嫡庶亂而不分外戚强而不制豈非所謂得禮樂之名也說者徒見夫子之告顏子有禮樂之事遂以為治道不越乎此曾不知夫子之門政事征伐皆禮樂也故以鐘鼓玉帛為不足議夫子之後惟孟子為能知之故其論禮則曰執中無權猶執一論樂則曰今樂猶古樂唐之諸臣如魏鄭公者舉其君于堯舜而世儒訾之以為不能答禮樂之問嗟夫使天下而不知

禮樂之實者斯人之徒有以啓之也

詩論

聖人順民心以立法于天下者不過曰禮與義而已禮義者非有以强天下也一家行之舉國異之聖人不遽以為禮也一人是之衆人非之聖人不遽以為義也惟其一人言之而衆人奉之以為則一家行之而舉國視之以為制然後聖人揭而號于天下曰如是而足以為禮如是而足以為義而天下莫敢不從焉非聖人為是

紛紛以矯拂于人也亦曰天下之心吾先得之云爾奈何務高其說以衒于世俗者則曰聖人之所謂禮義非出于自然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者矣嗟乎為是說者果足以知禮義哉益其說出于老子老子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之所謂失猶曰去之而一變云爾非果以為失之也今夫擇而蒙長而健老而死者人之常也飲食壯居處步走曰異而歲不同老氏亦曰復歸于嬰兒者孟子所

謂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如使天下之人去其飲食牝牡居處步走之事而悉效于嬰兒之匍匐以乳是何異于絶吾禮義而必務于道德之説也耶聖人之禮義將以復民于道德也禮義之興則道德于是乎在謂雅與頌者則固賢人君子之所作也其為風與變風有非賢人君子之所作而出于匹夫匹婦之作矣以匹夫匹婦之作宜其于禮義有不能合而當時君臣之間一悖于禮義則匹夫匹婦羣聚而譏之至其甚則曰不可詳也不

可道也鵲鵲之不若也夫國君之行事而匹夫匹婦乃以為不可道以為鳥獸之不若是其心必有感憤而不能安者矣心之感憤而不能安則求其所以安者非禮義哉若是則禮義其出于人心之自然也明矣緑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雄雉之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由是言之履加于首徒隸忿恕裸裎適市童子羞之吾是以知世儒之陋以禮為偽以義為外者曾徒隸童子之不若也

三國志論

史之法以記事為先然其大畧不可以無春秋之遺意也司馬遷作河渠書述禹貢作貨殖傳述子貢范蠡班固因之夫遷之書五帝以來之史也固之書漢之史也禹與子貢范蠡何以見于漢哉則亦不得乎記事之體矣自遷固作呂后本紀而為唐史者則亦作武后本紀夫呂后以女子而擅漢者也其國與主猶在也武廢其國與主而稱周矣何以得紀于唐乎是大失乎春秋之

意者也陳壽之志三國其記事亦畧矣欲取春秋之意則未也壽之書以三國云者是矣以三國云者示天下莫適有統也魏則紀之吳蜀則傳之是有統也魏之君曰帝曰崩吳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此何謂耶夫既已有統矣而又私于蜀是將以存漢也存漢則不可列于傳也且蜀者當時之稱也昭烈之名國亦曰漢爾今不以漢與之者畏其逼魏也然其名不可沒也其所以名國者則漢不存矣無已則曰蜀漢乎孫氏之

有江東其何名哉諸侯割據者也雖然魏已代漢矣紀之可也吾將加蜀以漢加其主以帝王而並紀之以其與蜀者與吳易其名與黨而存于傳庶乎後世知所去取矣

魏論 案集内上建康尚書書有云往嘗著三國論頗有意見此下所輯是也

奸雄莫不負天下之才與窺天下之志而其所以不得肆者無窺天下之時爾聖人之治也必謹為天天下之時者故使奸雄之志無得而生亦使其才卒為我用今

夫猛獸之在山也齒足以決而爪足以裂氣足以暴怒及其既擾于人也可以玩之于掌股而納之于行陣用其決裂之具而伏其暴怒之氣此豈有他哉制之有術爾故時者亦聖人制奸雄之術也然天下之時不能常治與安惟無使其至于不可治與不可安而已聖人者知可治之時難得而易失也而奸雄者知可亂之時亦難得而易失也故其心惟恐夫天下之治且安非恐其治且安也恐無以肆其窺天下志也東漢之末也治天

下者不思為其時而惟思去其患紛紛然召天下之兵此奸雄窺天下之時也其窺之驟者固以倉卒而無成其窺之深者禍至于不可救若夫曹操其可謂窺之深者矣不先視其窺之跡而力為其窺之之時夫天下豪傑奮臂而皆起此窺之之時也使之盡去而吾獨存不亦可乎操則不然以為天下豪傑苟不至于皆起則吾無其時矣乞州焉與之州請命焉錫之命竊地不呵殺人不問陰持其權以鬬天下而徐為自取之計且夫劉

備者操之所深忌也得備不殺而又與之兵此所謂假虎以翼者其飛去決矣非不欲殺也與之兵幸其或為我用與之兵而少與之則雖不為我用亦不足以自立起而收之未晚也孫權之有江東又非不欲圖也吾方用兵于中原必先攻其易者而後攻其難者夫先攻其易者則難者將不顧其易者而勢足以孤先攻其難者則易者或合于難者而勢足以衆是故中原畧定然後借劉表而加兵于吳當是時也備在荆州而備可得尚

以襲權之無備也而權可除是一舉而二患去矣天下將無如我何操之計信未失也雖然操精于用兵而拙于此何哉奕者之鬬棋也志在于敵則必亂志在于已則必審其勝與敗之形莫不先見而奕者有不能知也必觀于奕者而後知之操之兵非素習于舟楫也不可以施于吳也為操之計者使數十萬之衆水陸並進得一戍焉而守一戍得一城焉而守一城連營列柵勢禁而力逼之備之力既衰而吳之步兵亦不足用磨以歲

月而事舉矣不知出此而輕鬬于江湖之上欲以虛聲下之則不既踈矣乎嗚呼備亦嘗攻吳矣掃境内之衆合五谿之蠻連營列柵七百餘里而亦至于敗何哉操之敗在于不用步兵備之敗在于不用舟兵也當蜀之戰利以速當魏之戰利以久而以備之策資于操以操之策資于備此固周瑜陸遜之所憂也

蜀論

天下有大計有近功善為國者先定其大計而不急其

近功不善為國者反是夫大計者吾之所以自立也近功者吾之所以自利也負斧斤而入山林其志將以求薪也遇橫草而束之者此童穉之力而斧斤何預焉曹操之盜漢也天下莫不欲誅之也然其誅之也無名而强有力者又常急于自利是以易敗而卒無成劉備以宗室之英則誅操之有名者也以區區之巴蜀豈誠足以鬬魏哉雖不足以鬬魏豈不足以得魏之尺寸也哉然而諸葛亮日動其師以臨其境而數往數來若不勝

其任者何耶吾然後知善為國者真不急于近功也夫以亮之才天下可運于掌豈不能積粟而後動今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明歲之言曰吾糧匱矣吾兵不可以不歸是不能不見唾于愚夫愚婦況能以保天下之英雄哉亮之告備曰天下有變命一大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而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則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嗚呼此亮之始謀也始謀之而不能成之則是亮之無謀也雖然亮

之言固曰天下有變云爾今也天下未有變則吾固不可以輕用其師雖不可以輕用吾師而亦不可以忘夫討魏之名懾其强大而遂已也于是齊其國家訓其士卒揚旂荷戈曰將討于魏者以陰俟其變而亦不貪其尺寸之利不幸而變之無有也于是又託于糧匱而復還外足以繫天下之望內足以養吾士卒之氣而不使天下知漢之不可興而憂吾之師不復出也及夫魏之三世也權臣弄其威柄而政日以弊土木戕民之務騖

殷然而起是魏有可乘之漸也于是乎始為屯田久駐之基而不復還矣嗟乎蜀之所以為國者以有亮也亮死而蔣費繼之猶足以有立也蔣費死而繼之者非其人塊然一隅國既不治而翹翹然競其小利今日拔一縣明日下一城吾之國亦疲而吾之師亦厭天下且以為吾之所以勝敵者止于如此而大計去矣噫亮之出師也魏延嘗請以萬人東當子午而會于潼關此韓信之謀也而不可用乎夫與人鬬者奮梃而呼于門此鬬

之常也挾刃而窺其室此關之賊也奪梃而呼其門是度我之力足以勝之也挾刃而窺其室是幸其人之寢且病也寢且病不可常故挾刃而窺其室者鮮有不敗韓信之兵也當秦項之紛爭天下莫適為主之時也故其謀可以遂今魏方無事而欲幸其寢且病此樊噲橫行匈奴之說也關羽之圍樊也不顧其後而殲焉而況于延乎故夫天下之勇而無謀者不可以用也

又論

人臣不可以無才而人君不可以有才人臣無才則無以成其君之務人君有才必有以奪其臣之事故君者天也臣者地也丘陵江河草木人獸皆附于地者也丘陵之所以高江河之所以流草木之所以華且實人民禽獸之所以蕃且育皆因地而見者也天固若無預焉而人徒見其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也夫穹穹然而高莽莽然而大此所以覆地而成物者也必也物物焉而降于天吾見其不足以為高且大也燭之以日星沛

之以雨露鼓之以大風大霆摧之以大霜大雪而使物莫不由于其中天之所為如是足矣三代而下人君未嘗不以才勝也夫人君者必將有其君之度者也人君而無其君之度是幸而居君者也兩漢之君也惟高祖為得之而孝武為似之雖東京之光武唐之太宗未免屑屑而任其才也嗚呼孰謂三國之際而有玄德乎玄德之為人也用兵則不若曹操智數則不若孫權技勇擊刺則不若呂布夫不若者誠不若也是以多敗而少

成狼狽而屢走幾無以容于天下而吾以人君之事許之者以其度也蓋人君者無事于用兵無事于智數無事于技勇擊刺尚度之不足也則不急于人而急于自用矣不能愛民而至于害民矣用兵智數技勇擊刺者皆人臣之事也玄德之為人也二者常有餘而數者常不足其不能有天下者是其得臣之晚也夫孔明之才非屈于吳魏者也非玄德亦不能屈也後世知其君臣之相歡而不知其所以相歡蓋必有以相伏者也漆之

合者以膠也酒之和者以糵也益以水焉則漆壞而酒醨矣荆州之敗也曹操之師猛于風雨此人之疾走而亟避者也而玄德方愛荆人之歸一日一夜行不過十餘里其言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嗚呼此虞舜文王之言也玄德何自而得之哉吾是知孔明之所為屈也冀城之拔也得士女且數千人蜀人相賀而孔明獨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有死者亮之罪嗚呼此伊尹周公之言也孔明何自而

得之哉吾是知玄德之所為歡也故觀于玄德孔明之事君知所以為君而臣知所以為臣矣

吳論

天下之勢一然後可以言治天下之勢不一而言治者是猶同居而異戶也其道必離三國之鼎據也天下其不可一乎雖然三人者皆當世之雄也曹操長于用兵劉備挾君人之度若夫孫權有智謀而無遠畧者也雖其成敗不可以豫測然不幸者備也而可責者權也備

之不幸者無先為其資爾權之可責者盖嘗以其世而論之也毀齒而藝木于國其實可跂而待也黄耆而藝之則享其實也不能必矣操與備其年相若也其死相先後也權為最少居位為最久而其立國無可言治國無可稱也其君臣之日夜以為計者不過欲畫其長江而有之爾且天下皆知魏之為賊也而已獨受其命夫受其命則君也名為之臣而不實之其可也有事焉則戰無事焉則聘吾不知其立國之説也外則嬖其臣以

亂政內則睚其子以亂分吾不知其治國之說也故終身言兵而不能望中原以發一矢其乘闕羽敗曹休皆市井之小數而盜賊之淺謀也淮南之近曾不足以得之而規規然遠求夷州儋耳尺寸之地且為大言以三分天下蓋亦可笑也已嗚呼使備而有吳之資與權之年其中志不已蜀而止也夫天下之相持也常懼其無機至而失之者是無乘機之具也蓋弩之發也必以機其乘機也必以矢機發而弦絶者是無矢之過也善為

射者必厲其鏃以符機善應變者必厲其策以狥時方權之初也山越之衆猶其東交廣之寇梗其南武陵之羌闕其西境内且未治而魏亦未有釁尚責權以討魏是責人之無已也及夫五十餘年國内既富寇夷且平勢足以有為矣魏人一旦不恤其民命司馬懿抗四萬之衆以興遼東之役當是時也權臣自將而甲兵空蓋踰年而後反此取魏之機而不可失者也躊躇不顧魏兵既歸而拾取其餘此不亦雀鼠貪生之計也哉官渡

之戰也孫策欲襲許柳城之師也劉備請伐魏蓋英雄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機亦不可一日而失機也雖然曹芳之踐阼也魏人益弱諸葛恪以二十萬眾不能以取新城今是舉也能保其必勝乎吾之說為權設也司馬懿既出魏之諸臣非權敵也恪之時權死久矣恪知賊之衰而君臣幼弱智能之士不用而不知已之主少國危亦何以異于魏也噫此孟子所謂燕伐燕安往而不敗哉

太公論

用兵之事有制有法而又有道積人以為伍積伍以為兩積兩以為卒積卒以為旅積旅以為軍甲以副步步以衛軍此所謂制教之以戰陣嚴之以鼓鐸表之以旗物辨之以號名勸之以賞罰此所謂法度彼已之强弱較事理之順逆量仁義之有無明利害之輕重此所謂道嗟乎後之用兵者其詳于制與法者有矣而知其道者幾何人哉太古之論兵天下皆曰黃帝黃帝之兵其

制與法不可得而見矣其可見者不過曰去天下之害云爾非若戰國之士尚其詐力以朝夕從事于軍旅者也使太公而有言亦用兵之道而已文王武王得太公而為輔者也文王之用兵載于書者曰戡黎載于詩者曰伐崇曰侵阮徂共武王之用兵亦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已未嘗久暴師用衆也然則太公之武功于是可見矣故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是太公

之功特相武王伐商之事也伐商之事其用兵亦畧矣戰國之時天下方以兵爭也好兵之士思寓其說而不可得凡用兵之說乃舉而歸諸太公然則太公者其亦好兵者哉而又有甚不可者任詐與術反覆機變之論從而著之于書以為此太公所以造周者也天下從而信之後世從而師之曰是真太公之言云爾今也請無問其他彼其所謂十二節者有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而誘之

然則紂之無道皆太公有以誅之歟文王武王其以是而謀之歟是非特文王武王不以是而謀雖戰國之君未有以是謀之而成者也其以是而成者僅見于勾踐之亡吳有近于兒女子之戲非夫差之闇其亦覺矣嗚呼而謂太公為之乎後世徒見其書有以窺天道察地利明人事謹符節嚴號令潛謀應猝變化若神車旗器械溝壘糗糧之具纖悉備見遂以為三代聖人之兵亦復出此不知聖人用兵之有道也昔孟子稱太公以比

伯夷曰天下之二老又曰太公望見而知之是孟子以太公同于聖人從後世之言則僅足為孫吳之輩矣

周公論

處天下之變者必思所以任天下之疑任天下之疑者必思所以弭天下之禍今夫天下之變非聖人無以處之也而不能使天下不致疑于其間惟聖人于此有以任其疑而不顧夫雖有以任其疑而不顧若使天下之疑久而不釋則上將見疑于君下將見疑于民天下之

禍吾其無以弭之哉是故處之非難而任之為難任之非難而弭之為難然衆人所謂弭天下之疑者不過曰委而去之而已夫使聖人處天下之變而懼于天下之疑亦不過于委而去則是天下之禍自我而啓矣曾何足以為聖人惟聖人所以弭之者為道不特有以弭衆人之疑而卒使天下之禍無自而發此其為聖人者歟

周之為周未再世也成王幼沖不能紹文武之業此可謂天下之變也舉天下之大而聽于周公天下不能無

疑焉誅管叔放蔡叔流言四起而周公端委于上寂然如不聞是周公有以任之也任之既久果何以弭之哉雖然成王寖已長矣其聰明志慮猶未足自治其天下而周公歸政焉以常人論之既歸之政則周公可以致為臣而去矣公乃偃然自處于師傅之位而不去由是知周公弭天下之禍之深也益周公以謂成王之聰明志慮雖未足以自治其天下而吾與一二賢者輔之則亦足以治苟必待其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政

始歸之則天下之禍有不可弭者矣何也人君之聰明志慮足以自治其天下而猶制于大臣則惡忌之心易生納讒閒之言況以叔父之尊而臨之哉故于是舉天下還之君而不去其位以為之臣當是時也非特羣臣不足以知周公之心雖召公亦不之知也故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夫召公之不說謂周公歸政之早也故公為言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而悉舉商周輔相之盛伊尹伊陟巫咸甘盤虢

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用又厥辟受有天命之事以廣召公之心其終又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及成王足以自治其天下而聰明志慮皆吾有以啓廸于前而惡忌讒閒無自而發君臣罔有間隙而至于太平此周公歸政之早之效也由是言之周公之變召公有不能處而思弭其禍者召公之智且有所不及而以責夫後世之臣此周勃霍光不能自保者歟

老子論

昔者嘗怪太史公之書以謂申韓之學者原道德之說蓋申韓之學自以刑名為宗而商鞅用其術使秦之民重足而立身死名僇為天下笑豈與老氏所謂道德同日而語雖然其弊豈無剽致者哉夫老氏之說以無為為宗者也天下之治而至于無為可謂極矣後世之能致此者莫過于虞舜而舜之時嘗去四凶也舉十六相也修禮而作樂巡狩之轍徧于天下皇皇然未之少休

號為無為而亦無不為矣何則無為者其治之理無不為者其治之具也是以儒者之學每論其為治之具而不論其無為之理使天下後世守其具而施之則亦足以至于無為矣尚有虛言之務哉老氏則不然不先論其為治之具而姑論其無為之理彼無為之說既勝視夫為治之具若卑近而凂焉則天下之人惟其空言之慕思所以致夫無為者益亦不知所為矣不知所為以號于天下而天下將何從是必紛紜膠擾以不順吾之

令而吾之所謂無為之志無自而伸矣言發而下不隨命出而衆不應故必刑法然後可以威之刑法之威既立天下之人始無敢犯以成吾之所謂無為之治者嗚呼是申韓之術如此而豈老氏之意哉今夫老氏之意蓋將以明吾道德之歸而致天下于無為也蓋世之欲行禮者必教其升降揖遜之節然後上下之分明而不亂今有人焉惡其升降揖遜之繁不若安坐拱手以為無事至于少者狎之强者侮之而無以禁也然後為令

以齊之曰不安坐而拱手者斷棄其命則鞭扑不已而刀鋸相尋矣不知聖人制為升降揖遜之節者將以使民至于安坐而拱手也申韓之弊何以異此嗚呼孔子之不言性與命與仁非不言也蓋嘗發其端而使人之自得也老氏之學則盡言焉後之人用而不知其要者流而入于刑名習而不察其理者流而入于虛無刑名之弊商鞅以之虛無之弊王衍以之二者皆貽患于天下吾是以知太史公之言未為過也

孟子論

性者所以受于生者也自孟子道性善天下之言性者猶惑之夫惑之者未能求之于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其有異者乎人之所以不能知性者以不能知天也言天之道莫辯乎易欲知人之性盍觀夫易之所謂天乎欲知人性之善盍觀夫天之所謂元乎故易于乾則曰大哉乾元于坤則曰至哉坤元由元而後有亨有利貞然則元者果何謂哉太極之未判陰陽

之未形于是而有理焉天地萬物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元是元者善之所由出也人之性有以異此乎喜怒哀樂愛惡欲者人之情也情發于性而性非情也性則本中而情則有正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未見于是而有理焉足以見夫人之所受者矣聖人無以表之故曰善是善者出于元者也而天下之言善者皆以對惡而言益無以表之云爾今夫天下之人指以為性惡者殊紂盜跖也殊紂盜跖之惡者不過于

屠戮殘賊之暴而已然其屠戮殘賊之暴豈終食之間而無違哉其終食之間屠戮殘賊之暴有時而不作者則其所謂善也所謂性也其作于屠戮殘賊之暴者情奪之也使其屠戮殘賊之暴終食之間而無違則亦不可以為人矣知此則知善之說矣天下之所以不知者止以善為對惡而言不知其所謂無以表之之說也書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民之衷天所降也其好德者秉其常也是道也

惟易言之孟子能明之耳荀況揚雄其皆未達于易者乎

荀子論

天下之風能變天下之士而士之所守要在不為天下所移夫天下之風皆善而吾無移焉非所謂士也惟天下之風未善宜吾有以易之斯可以謂之士矣吾之道不足以易之而返懼其有不合也假吾道以務為合之之說則未見其為不移者也當孔子之時天下未知以

儒為貴也而孔子必自貴其儒者之說彼雖不吾聽而吾亦未嘗屈焉故孔子之道日尊傳孔子之道曰孟子當孟子之時諸侯惟知以利為急也而孟子則曰亦有仁義惟知以地為廣也而孟子則曰闢土地者民賊惟知以兵為事也而孟子則曰善戰者服上刑夫孔孟之說其于當世不翅如水火之殊科方圓之異鑿也惟其所守不為天下所移而亦不務于求合此後世之士跋望而不可及也若夫荀卿子之書其亦未免于求合者

歟何則卿所負者儒術也所遭者戰國之時非富不安非強不立非兵不雄也故世之游士持是三者以要諸侯曰吾足以富爾國吾足以強爾國吾足以用兵決勝而謀爾國戰國之君非是三者亦莫之聽焉而卿之書皆有之卿之意以為吾所謂富國者非彼之所謂富國者也吾所謂強國者非彼之所謂強國者也吾所謂用兵者非彼之所謂用兵者也由吾之說亦足致富強而善用兵矣故富國之說曰節用裕民而善藏其

餘强國之說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用兵之說曰兵要在乎附民而已卿之言非不正也其所以為言者將以求合也彼其見戰國之士以是得君則亦懼其言之不入也飾仁義之說以附于三者焉然其論雄深而辯博此其所以使李斯之徒學之而失其所後先哉然昔齊王好戰而孟子請以戰喻好勇而孟子請無好小勇好貨而以為公劉好貨好色而以為太王好色豈亦徇時乎孟子之言因事而有諷以誘其君者非著之書以求

合也

管寧論後見蘇子由管寧贊乃有同者然以偶合不復改也

人君不能必以擇臣而人臣能必以擇君不能擇臣者一于失人不能擇君者一于失身或曰天下一家而君可擇乎曰不食焉而已天下有大利害焉食焉而不告之是不忠也不食焉而必告之是强忠也不忠者非聖人之事也强忠者亦非聖人之事也雖然天下方貪也而吾獨廉天下方愚也而吾獨智苟天下之尚賢也則

其廉與智也皆足成名如不尚賢也則其廉與智也不足以保身伯夷叔齊天下之廉者也比干子胥天下之智者也何伯夷叔齊足以成名而比干子胥不足以保身所遇之時異也伯夷叔齊而非成王也則亦足以殺其軀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此既不可以失身于人矣亦不可以不保身于時也當漢之大亂也田豐沮授其為計非不忠且盡也而不知袁紹之不足用此失其身之罪也孔融禰衡其智非不先見也而皆陷于死此不保

其身之罪也彼荀彧郭嘉之流又以操為真吾主也拳拳然尊子其私而成其志天下之士未有不感而從之者也其不從之者得幼安一人焉夫盜方據主人之居吾固知其非也知其非而力不足以救之請無汚于盜而已迎而拜之餽而受之者是汚于盜也無汚者去之也去之而盜知焉則以為將赴訴而圖已也露刃而見追則亦不足矣故其去也必將偽為遊而遠之及其餽也必將婉為詞而謝之如是則吾不汚而盜不疑雖不足

以救主人之亡其與拜之受之者亦有間矣操之盜漢也幼安知其力之不足以救之者也逃于遼東則亦遠矣彼有聘焉則亦不可以不返也雖然其祿不義也則亦不可以不辭也故聘焉而返者所以解其疑也祿焉而辭者所以謝其餽也歷其四世優游沒于牖下而足不一至于其庭嗚呼其擢謀智畏雖不外見自其大者而觀之吾意其為不用之孔明也雲之溟然見于山也其勢將以成雨也大旱焉則山或不足于雲雲或不足

于雨矣遂以為山無雲而雲無雨可乎其可以見者用也其不可以見者不用也郢原華歆世以並于幼安者也原既無足道矣歆之才亦有過人者也然而躬引伏后而斷其首則犬彘之不若也陳登之稱歆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夫清與潔禮與法果何事哉清與潔者處世而不汚也禮與法者君臣之大義也歆之為操用也則既汚矣而預弒天下之母也則大義去矣是語也吾將移之幼安天下其不信之哉

孔明論

君子之事君也必將告其君以所欲為者而濟其君之所未為者君以為然耶吾將起而就之其不然耶吾將引而去之是故君不勞而臣不辱伊尹之于湯也將使為王也管仲之于齊也將使為霸也其王與霸者莫不一告其君而終身未嘗言也其終身言者附其王霸者也其君也亦不以其一告于我者朝夕而問之也其朝夕而問之者亦附其一告者也故上下寂然安坐以待

其成嗚呼今儒之言曰吾君未能用我也吾將以其小者告之小者而用也吾將以其大者告之而君之待其臣亦曰是人其可用耶姑試其小者而徐咨其大者旦是而夕非者有之矣朝可而暮否者有之矣是待凡君與凡臣之道也望其成功者則不然也孔明之始告其君也益將以興漢室而取荆益也興漢室者所以正名于天下也取荆益者所以為興漢室之資也善耕者必有其地善賈者必有其財無地與財而言耕與賈者是

惰農與游手也而天下非之曰曹操之得罪于天下者以脅漢而取之也方誅之而亦脅人以取之則何以正名于天下哉嗚呼帝王之興也雖湯武不能無慚德孔子與之者以其救民之功而贖其放弒之罪也曹操脅漢而可以誅之者漢非有桀紂之惡也弱而不振散而不守爾玄德之于荆益賓客也非君臣也雖然景升之既死也孔明欲襲其孤可乎此玄德之失而敗于吳者也玄德之在新野也景升嘗疑之矣魏兵一旦加之

其孤不愛其地而降焉而其民惟玄德之歸也今也令民之歸廢其孤而用其地則不失為湯武也非特不失為湯武而其豪傑之衆猶可以効一戰戰而勝耶則荆州固吾有也其不勝耶借力于吴而勝之則荆州亦固吾有也尚何用假于人乎惟其小不忍而終無以寓其足也于是從吴而假之夫假之者他人之物也假人之車者必畏其折假人之馬者必畏其跌夫折與跌非所畏也畏其傷輪與足也既假之必歸之傷且不敢而況

于不歸乎不歸而猶怒人取之是已負其曲而他人擅其直也旒亭之釁于是啓矣噫荆州者爭物也而曲直不可以不先定故孔明之計吾未見其失也

韓愈論

君子之所學蓋思以造于道也聖人之立言蓋將以明于道也三代而上聖人之相授者以道故其治有不可跂及三代而下聖人之道獨存于書故其治不見于天下後之學聖人者能言其道者既罕矣況所以治天下

哉昔者夫子之道蓋詳于易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孔子所謂道人與天地一也夫子之後言道者有子思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子思之後言道者有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子思所謂性孟子所謂仁其皆合于孔子矣自荀况揚雄曾不知以道為何物董仲舒漢

儒之盛者亦曰道者所緣適于治之路而已又曰大原出于天則聖人之道人亦何自而求之何自而得之哉蓋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其知之者蓋鮮矣韓愈之作原道可謂勇于自信者也非有假于他人之說也其所見于道者如此也然愈者能明聖人之功而不能明聖人之道能明其功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不能明其道故以仁為博愛若仁僅止于博愛頗子所謂非禮勿視聽勿言動者果何事哉雖然愈之排

釋老其無取乎昔者嘗讀中庸之書愚與不肖之不及固易曉矣智與賢者豈有過之之患及觀釋老之學然後知聖人所謂過之者也且夫棄君臣去父子絶生養之道然後得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則人之聞道者鮮矣曾不知君臣之不棄父子之不去相生養之道不絶則清淨寂滅者何獨不存子思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則非道也益絶而修之者易為力不絶而致之者難為功彼其為中下之人言之爾孰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

哉

辨

漢高祖戮丁公辨

王可以有私乎何也漢高祖之戮丁公而封雍齒其無私乎雖然雍齒之封則美矣丁公之戮是欲欺天下後世矣或曰帝之徇于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帝之窘于彭城短兵將接而遽退使後之臣無效丁公也其戮則宜何用見其不公韓子曰不

然高帝之危有甚于鴻門者哉前有范增後有項莊饗士欲戰拔劒起舞而高帝幾于不免矣項伯者羽之諸父也因留侯以見帝既為之緩頰而使亞父之謀不用又躬敝其劒而使莊不得逞然則使項王失天下者果丁公乎果項伯乎彭城之奔苟丁公聞兩賢之言而未退則帝豈拱手而就禽者其死生特未可知非若鴻門之危一舉衆而成敗之速也畔臣有義之罪孰為重輕帝之于伯事未成則約之婚姻天下既定則封之列侯

而賜姓劉氏于丁公則藉口而殺之帝王之道固如是哉或曰若是則丁公不誅可乎曰誅可也而項伯反為列侯二人者均宜死者誅其一而謝其一謂之曰無私吾不信也

說

賈說

越之俗好賈有大賈賈且十年累鉅萬因不賈計曰吾固賈也今棄其業而忘賈殆不可雖然吾老矣當坐于

家縱不能賈盍使吾子代賈哉已而其子弱不任賈召僕者一人誨之賈事賈視僕出入益信盡付之僕念賈不親行又不賈且久物之貴賤不侔于昔賈付以十特僕歸豕者數十賈為之喜旦日佐以百金則黃金也僕橐白金二百而入僕稍稍得計而賈家無甚怪怒因大積其私聘美女建廈屋為樓居其上鮮用服飾猶賈之家焉賈謝客過之亦疑其已之家也執馬者慙以告賈歸勵其子曰是僕真能者也資賈以富吾家又資吾以

富其家韓子曰賈為利者也其資于人亦巧矣

徐大珪字子功字說

玉之用以圭為貴自天子至公侯其制有別也為之邸則以祀為之瓚則以祿土云以測景瑑云以結好其載于禮則又不同然圭之大者則天子搢諸紳而未之或執焉說者曰其度蓋三尺也舜之修五玉史不具著而圭之見則于禹乎始夫禹之功大矣而特命之以圭宜亦異于常圭不獨以其色也故曰告厥成功雖然禹之

德非功則不可受雖堯之聖非功亦莫敢錫也則後世之以無功而享于命服者寧無歉哉太學徐生以其親之命更其名曰大圭而予易其字曰子功蓋子功之為人溫厚而能文其贊可用以為貴其進而自致也不曰功乎功不立能顯于世則否矣故予所願其勉之也或曰功則信然矣而禹之功若之何則可慕予曰不然昔荀卿子以謂塗之人可為禹孟軻氏以顏回為同道吾夫子自以為無間然則禹之功其果不可慕耶故又為

之說以贈乾道戊子十二月庚戌潁川韓某云

鄭光錫字說

鄭僖靖王之孫和州防禦使始名與宗字光祖今年春將命朔庭還未數舍驛吏中夜馳呼曰御所名金牌書鄭侯啓緘下拜則天子親灑宸翰更其名曰興裔也某適與侯同使事顧而嘆曰古之氏族繼祖而別則謂之宗世守而傳則謂之裔宗者子之支也裔則統言之矣且鄭之得姓甚著武莊為周卿士見于緇衣之詩漢則

當時康成唐則珣瑜餘慶聲名事業磊落相望今君奮自戚畹而才力表表受知聖主持節之閩析利病而明臧否風采凜然動一路上之用君將不特此而已也故玠圭寶玉不以為榮路車乘馬不以為寵而錫茲美名俾振起其氏族在本朝諸公間被此賜者不過一二數所以期君遠且大矣然而君之字亦未安某請易曰光錫可乎光以彰君之德錫以昭上所賜也鄭侯曰諾吾懼弗稱爾願書而志之于是為之說以贈乾道九年四

月申戌潁川韓某述

考

唐制蔫官考

唐之制踵隋舊規文武各置散官凡文職隸于三省六部武職隸于諸府十六衛未嘗相侵也然自武德初武臣大功重任或加之文職以為異恩故李靖平輔公祏則為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蓋行臺如分司然無職掌也繼授刑部尚書命平突厥則後改兵部尚書為定襄

道總管是帶尚書之職使之將兵以示寵爾靖自是遂正遷僕射而為相考太宗之時武臣為尚書者例皆拜相故李勣自并州大都督召為兵部尚書繼而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亮自相州長史召為工部尚書遂參預朝政侯君集自右衛將軍遷兵部尚書遂參議朝政唐制左右僕射及三品或參預參議朝政皆為宰相未有宰相執政之別非今參知政事比也此其驗也不然當時諸將數十立功者甚衆如蘇定方薛仁貴之徒豈不盡為尚書哉惟屈突通曾除刑部尚書自以不習

文法固辭見其不能預政矣中葉後武臣致仕或除尚書張仁愿張萬福等是也身後或贈尚書辭從郤廷玉等是也以武臣平日不為此官于其仕及身後間以寵焉始足為重矣故未嘗恣使武臣得之也夫太宗之法善矣高宗中睿猶能守之逮明皇天寶中朔方總官牛仙客以無功而亦拜尚書宰相張九齡固爭以為不可九齡因是罷出及李林甫代為相訐邪迎合竟使仙客為之而明皇不察復用仙客為相特激于九齡之論必

欲用武臣初不問其賢不肖也其視太宗之用李靖益亦遠矣然終唐之世無武臣任侍郎者是未嘗除也太宗嘗以番將阿史那社爾薛鴻臚卿亦異恩矣唐世武臣遂以薛卿為寵高宗將伐高麗尉遲恭自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止授太常卿起為左一軍總管是亦帶卿職使之將兵以示寵也至明皇時郭知運以隴右經畧使田神功以平盧兵馬使高仙芝以安西都護並薛鴻臚卿肅代時李嗣業以復東都薛衙尉卿馬璘以破史朝

義燕太常卿段秀實以懷州燕司農卿郭子儀鎮靈武燕衛尉卿其子曜以子儀恢復功至德初亦燕衛尉卿次子卿為鴻臚卿論惟正以募兵靈武為光禄卿尚可功自賊所來歸立功戴休顔以平黨項立功皆試太常卿唐制試官猶今帶權字辛雲京積功至特進渾瑊積功至開封府郡王止燕太常卿是武臣非有功勲者不加卿職其重又可見矣亦未嘗悉得之也然終唐之世武臣無任郎中員外郎者益未嘗除也此其大畧可考矣嗟夫文

武之任一也譬之舟車馬車之行陸舟之行川皆隨宜而任重也後世文武之名太分而任亦偏于輕重故文武相視如楚越然文臣常任內事武臣常任外事武臣每以不得文職為歉故唐間以異恩而加之及唐政之衰武臣任藩鎮者例必兼臺省長官而其僚佐亦遥領臺省之職大抵以悦藩鎮之意而臺省之官遂輕正官不足又增檢校由是僕射司徒之稱逮于皂隸祭酒賓客之號加于將校名實紛糾莫此為甚陵夷至于五代

不可改矣此本朝所以一釐正之也

南澗甲乙稿卷十七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

宋 韓元吉 撰

銘

一經齋銘有序

漢韋長孺父子皆以明經位至丞相當時為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儒者至今以為美談蓋庶幾于韋氏也予友何德循故丞相正獻公之孫而端明

公之子也弱冠好學不倦予名其齋曰一經而說者曰古者自小學至于太學三十而五經立一經不亦褊乎予曰學之為事也尚誦習而已雖歲閱百家可也豈但五經夫經淑諸人以道者也自炎熊至于勳華其歷于祀經蓋未備而道且安在哉西漢去古未遠故大儒董仲舒之流皆號為能通一經而其言粹然與經無擇後世記問之學不逮遠矣由是談之五猶一也一猶五也未有能明于易而不能通于春秋能安于詩而不能立

于禮者也故學者務聖人之道雖一經為有餘如其不也雖五經為不足然則一經福乎哉德稽曰諾子盍為我銘銘曰

我思古人愛莫似之其存者言惟言之興與道俱傳自葉流根禮樂春秋書事詩情易其大原譬彼東流三江九河其來渾渾究厥攸歸有會有別孰為吐吞智者權之以一知萬斯獲其元厥心孔昭放諸四表塞于乾坤匪繄冥行亂其濤瀾轡其藩垣偉矣漢儒睨于簒金其

學不繁嗟子勿忘言遵其塗茲道之門

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徵詩于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為也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幾于釋老盍試為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者曰誦而易之故必即異端以求道不則其趨襜如其居頹如色以為容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試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于道也將以成天下之務非獨為是槁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

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利萬物吾子其勉之哉

銘曰

老佛肆行羣心曰盲置生問死土木偶形奘基諸儒匈首抱經弗析厥理虛文第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久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遇衡聖人之運實倅于天惟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罷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或不盈子能終之天下可平

好仁齋銘有序

學至于仁而已乎仁者人道之正而道之所可見也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易之論道則曰顯諸仁而復之爻以初為仁又以為道是道也夫子以告顏淵而其心三月不違旬餘告弟子或舉其一端也孟軻氏沒千載不能明近世先儒始有發焉雖然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蓋亦有漸云爾建陽馬子嚴寔甫于其尉舍闢齋以望鵝湖之高峰而其鄉先生朱元晦過之以表記仰止之意名以好仁且人之對是山不過愛

其清高峻拔以動悅于心目而元晦獨取其靜者俾其徒嚮而習焉可謂善觀于山矣莊甫又欲予銘將志而不敢忘夫君子之學固在于不忘也其進而至于樂者孰禦哉為之銘曰

天之蒼然地之隤然人居其間有是道焉其道伊何克己而復復則無妄茲為其目何以命之厥惟吾仁物由以生惟明在人操之則存念之作聖取譬如山其一而靜好而不學敝焉亦愚寂而至無豈吾之徒內形諸心

外施之事邈然四海罔不來賓有山在前室惟其常出入起居睨而勿忘

汪南美二十八宿硯銘一名琴樣硯有序

端石以下品為正今品實石墜水生不可入或得之甚艱璞亦小然色澤與諸品異可辨也汪杞南美頃為肇慶通守得石于下品僅尺餘裂為琴樣硯其中容墨僅如掌大然上下有鴝鵒眼二十有八因號二十八宿硯甚珍之南美年九十三而終予為誌墓其子拜俊以為

贈辭不可因銘而藏焉銘曰

琴之無絃矧為石規其窪中以瀦墨先生守玄詎知白
炯然光芒星四七端臨之傳此其嫡如金方寸璧盈尺
吾非多言貫于一

呂景仲二硯銘

三星麗天雨珠在泉青紫雜然其中有玄寶之以傳式
全其堅 右大硯

炯然之睟表其質溫然而澤蘊其德磨硯古今茲有力

惟谿之璜子其識右小硯

北園良泉銘

鳳之陽鶴之麓有屹而伏堂之坳圖之腹斯濮而沃東于淳濶于谷可用而足清如宮羔如俗是為建人之福淳熙乙未歲六月庚午記

崇福菴安靜泉銘

安靜道人倚杖視役撥剔草間泉應而溢萬斗源源既甘且清四衆環觀爰以我名道人云亡泉流不息千畝

深耕百夫聚食有僧住廬有墳在山嗟嗟子孫勿忘我
艱瑑石揭銘毋俾泉壞泉本無生道人常在

君子泉銘有序

劉嶠字子淵以學行為鄉先生晚齒一命轗丐祠祿飲水曲肱雖仕而隱也年八十六視聽不衰嗜酒喜賦詩超然有高世之趣屏居城西山郡守韓某訪焉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為鑿井竹間逾三十尺未有泉也再過而禱石窮而漢涓既洌且甘里人異焉以子淵之德

履命為君子泉為之銘曰

蘊德之深藏于堅兮潔之益清斯其天兮緡而用焉永千年兮欲知其人視此泉兮

兼淨亭銘有序

徐應祺種竹溪上結茅竹間曰為挾篋之地其宗人行仲取東坡詩語名以兼淨亭應祺曰此非特水竹然也亦聊以寓吾心爾予過而愛之應祺請銘以述其意為作數語

古士愛竹朝暮竹閒竹不蛙水猶如住山有樂水者曰臨清流無竹與依汎然具舟嗟哉徐子結亭自娛惟水與竹乃二者俱水清十尋竹密千挺澄波脩幹接影交映好事來觀目以兼浮是中有衆非色非想抉筴徜徉契我心賞曾不取舍魚與熊掌問之何得得于春秋春秋之本上下可求惟虛惟一以息以游吾聞聖賢道以治世匪若野人罔舍內外子曷逮止時行則行既明子心亦成子名

贊

呂伯恭真贊

噫嘻伯恭不可見矣尚懷師生彷像于此澹然其容淵乎其止有風扶搖可九萬里

王德修摹尹和靖先生畫像見寄因為之贊

嗚呼儒學之要在養其正施之萬務動罔不應吾于先生以是為訂其安而行曰誠與敬綽乎周旋而中執儼然色莊而氣勁故白刃在前而莫屈飯疏飲水而冥病

流離萬里謂有天命發明大道之原致人主之尊信本孟氏之知言踰顏子之幾聖豈仁無終食之違而窮理以盡其性者耶

齋誠衷記贊

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謹用寘章奉至平右詩二十八言齋誠衷記四字慶歷初龐莊敏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鄜延嘗冬至祀家廟公方齋居夢天星貫而成文曰龐某後十年作相當

以仁佐天下公為是詩以志之緘題其上亦曰至夕密記皇祐三年公自西府入總百揆發緘視詩若符契然某舊聞其事于薦紳間以為非夢而見也或者以其近怪而不語耶其後訪公之曾孫謙孺于吳興始獲拜公之手字而緘題之跡猶在慨然歎曰有是哉恭惟昭陵在位四十有二載廟號曰仁天下歸仁焉雖聖人之性出于自然亦當時輔相之助也然自乾興以迄嘉祐所相凡二十三人而天特以仁付公何哉公之未相也夏

人猶西方公築十一城以捍要害而元昊請命其既相也智高畔嶺南公獨以師付大將不為疑貳而夷獠授首及將老而歸也猶復經營邕野之西以為疆場之備二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兵宜與夫仁不相似然蓋好仁則惡不仁而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天下升平寇夷小侮不震以威則不仁之患不去而公之于仁也薦一司馬温公于朝元祐之政至今賴之昔臧文仲廢關下賢孔子以為不仁公之仁不既大矣乎為之贊曰

宋襄公不禽二毛兵敗于泓見譏春秋齊管敬仲作内政以寄軍令九合諸侯君子與之兩漢以還道術不明君柔臣偷以仁為名惟予莊敏公用之則行能寬而威匪殺而生戎服治軍遂臣夏羌寇攘于鬼方制勝于廟堂德威未經報國以仁子孫百年賴其典型蓋天非啻于仁而人不勝其任公之成功天詔之矣嗟彼小星不顧其文宜惟仁宗社稷之臣士之趣仁宜公是式昫昫苟安仁之賊耶

文

婺州勸農文

國家之制守令專一勸農為職婺之為境至狹民之力田者蓋有不待勸者然去歲一罹旱傷闕食亦甚朝廷課民種麥丁寧備悉蓋慮其食不接也今春耕已動矣有田者自耕之無田者為人耕之皆可以得食也而鄉村之間猶有一二盜竊或興販私鹽以取重罪是志在于食而不知務本以求焉太守甚不取也父老其道此

意以教訓于子弟麥可望矣若豆與粟度地所宜猶可致力焉陂塘之利當修築以備旱也富豪大姓亦惠卹閭里鳩集而使之至于賑捄之方均濟之策太守其何敢辭惟無怠于力以服勤于田畝者爾輩其自勉云

建寧府勸農文

建寧之境地狹而民貧民之力農蓋有不待勸者也然太守昔忝邑令于此去之十五年矣聖天子以為知此邦風俗之舊復以千里付之其出郊而見父老不敢但

循故事而已蓋閩往歲旱荒七邑之民甚關于食至掘草木之根以度朝夕遊手末作頗不務本往往冒法禁販茶鹽十百為羣以自取罪犯而負逐利又多費良田以種朮植蔗其可耕之地類皆崎嶇崖谷間歲有所收不償所費一至饑饉則強梁嘯聚迫脅上戶以奴羅禾米類皆弗靖足為鄉閭之羞父老其為太守戒訓後生後生務遵農業今造茶夫雲集逮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招集房客假之種糧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

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播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年之患以少變此邦之俗實太守所望于父老亦聖天子委付于太守之意也

又勸農文

當春勸耕守令職也閩中地狹小民患無田可耕而尚何必勸為然太守昔為令今為守頗知此邦之風又行且去矣父老其為我道獎以勸于民者蓋地雖狹惟有水者為田其無水之地可以種粟麥者未如泉福之廣

也山雖多惟茶果之植其負山之原可以藝桑柘者未如江浙之美也每歲茶夫既散富家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至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盜賊也桑柘所以為衣粟麥所以為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損亦不至于凍餒矣此非特太守之意實朝廷之令俾太守奉行者也可不念哉

又勸農文

太守昨被命守此邦時方旱災賑捄之不暇無以慰爾民也去之四年聖天子不以為不肖又使臨焉凜然未知塞責連歲屢豐米穀價賤深可慶者然朝廷督厲州縣每俾民多種二麥至籍其頃畝具簿冊以干御覽蓋以歲豐為不可常恃欲備荒歉而接食也去冬嘉雪屢應二麥必熟尚合增修陂塘稍資灌溉多植桑麻益務織紝若高原陸地之不可種麥者則亦豆粟所宜動以衣食為本庶幾仰副聖天子勤卹之意至于率禮義而

息鬬爭避追呼而先輸納則又父老所當訓于子弟以善風俗是皆太守之職以勸于汝者也可不念哉淳熙六年二月十五日示

建寧府祈雪祝文

歲寒未雪方懷農事之憂熛怒興災復致市廛之懼仰瀆妙力庶滌前愆伏願慈雲密布于上天瑞澤遂周于平地閭里靜謐永無緝缶之勞麰麥豐登益有倉箱之望

漳姪受官告廟文

淳化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二十四日乙丑孫男具位某云云某茲緣郊禋復冒恩補爰念從弟元功頃者令于通山撫禄早亡將死之言以子見祝今其子漳在諸姪中適又最長因以具奏蒙恩補將仕郎祇奉先訓資孝以忠躬見廟筵祖考其祐之

流冠告廟文

乾道九年歲次癸巳正月乙丑朔孫具位某云云某之

男流年登志學爰以正旦加之冠禮庶祈保祐俾克成人

作主告廟文

粤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四月己亥朔初二日庚子孫男具位云云某祗荷先訓茲冒從班稽撫禮經祀及五世爰以孟夏初吉作主于廟涓日告遷

秋祭告廟文

某以中元之祭前夕先薦庶羞而翊旦復用素饌雖出

舊俗慮為煩瀆輒議自今歲始秋祭改用社日專以素饌獻于中元庶幾蠲潔不相紊雜仰冀神靈特垂鑒察

流納婦祝文

淳熙四年十一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具位云云某之男流娶婦晁氏朝奉郎新通判廬州子闔之女蓋以道舍人之孫也爰以嘉日歸見于廟契誼既厚子孫其宜之

元諒納婦祝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十一月戊申朔初四日辛亥孫男具位某昨以族弟元諒既繼叔後遂娶嚴州分水縣進士王覬之女以九月望日往迎其家今者挈婦歸見廟下冀垂默祐俾克嗣續

納壻祝文

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孫男具位云云某第五女五十六娘納壻右廸功郎新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孟植男女及時成茲嘉禮恭見于廟是

宜佑之

祭文

祭葉少保文

嗚呼天乎而酹公乎典型其不可見而後生者卒無師乎天之生材弗畀其全有能全之其用則愆或幾于用而嗇其年茲世大患從古以然惟公之材可謂全矣雖有智者莫得而罟貫穿六經馳騁百氏笑談千言落筆萬字時取其餘施于政事妙齡秀發獨步當世遂以文

鳴入裁帝制羣凶在朝公不詭隨晚逢中興丞轄是司
歷殿大邦有仁有威隱然江淮聲譽四馳閩盜俶擾尺
箠笞之公曽不留山林是思歸奉祠宮年既七十掛冠
之請靡俟終日上心嘉公賜以旌節子孫滿前丘壑自
佚優游福壽數指可屈凡世所患公無其一今蓋棺其
何憾而天下猶且痛惜豈公之材雖用而不久于廟堂
公之年雖高而不及于百歲徒令多士誦其文章四夷
想其風采時無老成邦國殄瘁則孰不聞風而咨嗟過

車而曉涙某早以大父之契登公之門無尺寸之長而猥蒙國士之待有通家之舊而不趨子弟之親訓誘之誼敢或不遵曾數月之不見遂俯仰于千春此其所以呼天自悼而一哀有倍于衆人也

祭葉丞相夫人文

嗚呼夫人柔嘉之德淑令之姿蘊于閨門固已有異也爰卜其歸來嬪大家方合巹之久而丞相遂登俊造之科鄉閭詡焉益以為必貴也克佐元夫仕于四方内娛

其親外睦其族和且有義也平津之封鴈堂既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詠周詩于鵲巢膺湯沐于大國則亦榮之至也慨甲第之初成俄一疾之遽嬰首如飛蓬奄忽至斯行道之人猶為之出涕也奕奕袞袞自遠而歸面勢山川躬得吉壤以為夫人之藏雖既老而葬偕然始終袞榮亦可以無愧也其舊從相君之遊適守是邦靈車之遷敬祖于庭是以敢言其契也

祭曾吉甫待制文

南渡衣冠流離搶攘有赫一門兄弟相望德誼之美政事之良玉節虎符八座丞郎公實其季發為文章粲然一時珪璧琳琅曽未試之白玉之堂徒昌于詩韶劍鏘瓊弁珠纓貂褕繡裳儷呂軼徐追陳媲黄從衛蹈厲世莫敢當而公之學肆其汪洋執德不回用心允剛本于六經蹈乎大方中嬰險巇澹然則藏晚生有逢乘風而翔孰又悉之俾脱其箱公雖在遠告猷益臧道山曲臺典型有光謂公百年其壽而康盡不見矣我涕用滂

嗚呼哀哉我初拜公靈山之陽繼見于台從容豆觴我來過蕉公病在牀如僚十年義何敢忘公今將葬禹穴之岡執為邦國老成而亡嗟嗟後生莫知我傷

祭許侍郎文

惟公勉德惇大內懷篤誠見于政事方嚴而用發為文章氣豪而清剸邑殿州志無不行權臣炎炎頤指任意公如不聞人為公畏崎嶇萬里秉志自遂遷如幾何所全者大公論始昭命公遄歸蜀道之民愛莫留之周旋

九卿布武法從逢時休明不為不用公席未安益獻其言觀衡古今上稱善焉惟右瘡痍執節綏撫經營邊陲以御敵侮屈指當代如公幾人奄不可見天其不仁嗟我識公踰二十年簿領之徒疇昔有緣公侍明光辱薦相先契闊死生風誼凜然自公告老猶冀公壽盛德不亡尚宜有後我來江東公葬有期往奠一觴以寫我悲

王樞密路祭文

惟公直亮之氣蘊于中方嚴之色見于外蚤以詞苑之

英實際千齡之會精神折衝全蜀是賴堂堂山立以道進退歸視草于禁林適妖氛之橫潰遂同寅于惟幄偉嘉猷之具在慷慨獻言彌切而剴謂叶輔于聖神用咸熙于帝載云胡不留國則殄瘁當宁之恩有華其褫靈車既遷過者隨涘矧繫同僚一見莫再悵挽焉其孰推嗟欲助其疇嬰庶公聞之敬此薄酹

祭致政張參政文

孟軻堉言氣大以剛以直養之塞乎四方公之在朝出

處有義不辱不驚蓋本于氣國有回邪正色靡隨廷有大議讜言不欺弄權者誰公則避退誰實忌公亦莫敢害屏迹十年天下望焉玉潔冰清莫知我全自蜀引歸再臨江東敵騎遄驅逆折其衝迄登廟堂俾翊大政上方責成公則告病平生之蘊百未一施亦獻其猷命于元龜意公雖老以臾上壽以養于國有謀則就匪天不遺其又何咎嗚呼哀哉公于社稷有言有功如鼎鑄斝魑魅不逢公于宇民有愛有威如彼谷風或咆或吹和

戎方興我則闢之國本未建我則明之蜀道之遠建業之危鉴敘之允勸講之宜巍然英聲厥問四馳今其已矣千齡是思某荷公之知于未識面不俟其來辱以論薦假節舊邦益懷高風欲往奠公涕洟是從有臨其穴致此豆巵百身之贖豈懷我私

祭周資政文

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六月丙辰朔二十三日戊寅門生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韓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大資參政先生周公之靈惟公勁直之氣聞于時温恭之色見于面校書天禄蚤歷塊而不羣執法殿中遂干霄而直上方簪筆而入侍竟剖符而出藩初無忤于龍鱗上聖之知甚寵中僅脱于虎口權臣之怒已深流落十年崎嶇一節運逢更化起閭里以來歸志則盡忠入朝廷而見疾將焉往而不黜曽何病于弗容精金百鍊而益剛長河九折而逾駛天子初覽于庶政驛書所召者四人嘉其敢言趣以論事

益士方競于謀利公獨指為不然時方急于用兵公獨
誠為未可致宸衷之簡在由誠意之盡輸果從武部之
班亟上政塗之峻竊欲自治以扶未危邊鋒不戰而浸
消廟論弗咸而旋定進退不迫弛張可觀稍均琳館之
燕閒猶課海邦之治行蓋未替股肱之眷乃特以筋力
為辭公雖倦而臥家士猶倚以輔國掛軒車而不出睨
簪裳其若遺久安泉石之遊猶冀松喬之壽老成遽失
殄瘁興嗟其頃以碩疎風承顧遇涖官曹于幕府即荷

品題列掾屬于中臺實資陶冶慨一違于牆仞恍九換于歲躔逮紆郡紱而來未致尺書之敬撫甘棠之舊憩正爾馳懷動宿草之新悲何期隕涕雖素車白馬之已後豈斗酒隻鷄之敢忘情見乎詞公其亮此嗚呼哀哉

祭龐祐甫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察推龐兄祐甫之靈嗚呼祐甫之窮一至此乎凡人之生匪哲則愚曰窮與達是有二塗語其命則不足較其才則

有餘雖賦予厚薄不可預料而榮悴壽夭得非偏歟嗟夫吾祐甫其智識宏遠足以蹈厲一世其筆力雄贍足以詆訶萬夫坎壈不振與木石俱曽寸帛斗粟不足以糞閉門寒餓至無以衣食其孥平生所自見者獨詩騷之妙暨苦節之不渝中學佛而旬誓幾涸跡于樵漁固富貴之難必尚意其老壽而為山林之臞何遽往矣使吾黨之士莫不收淚而欷歔曩子之來白髮見顱驚議論之或壯藹然曳杖已不任于馳驅閒遽飲而隨泱復

仰天而歌呼吾固已疑其氣之頗折不謂俯仰數月而遂亡其軀子之常言欲以累予惟翰墨之遺業與幼稚之諸雛耳我序以傳世諄諄望其不孤我文非工執信是圖將率朋友之義者共執百金而買田湖山之陽庶諸子之無憂得旬力于詩書慰之九原門戶可扶子柩在舟奠此一盞尚能飲之斯言不誣嗚呼哀哉

祭趙德莊文

嗚呼德莊為時俊人吾之迂疎固無得而友也惟其平

生博取而汎愛然臭味之同宜莫如吾之久也憶相遇于建水之濱歲行甲子與乙丑也相與評文論詩極當世之妍醜也間掀髯而一笑餐錦繡與瓊玖也我將官于龍淵君奉檄于傳舍閉關而飲曾不計其升斗也時各年少而氣壯謂功名可以立取也其後為別數年輒又一見慨相顧已白首也竝遊建禮之門分處中台之掾方羣鶩而四馳譽各固其所守也衆指指而共嫉幾惡噬于虎口也既皆避而引去去而復歸其何所怨而

奚歸咎也獨出處之幸同周旋一世視富貴于何有也方君列于奉常謂當在文字之職繼常揚而襲韓柳也迄有繼而未盡況可幾于大受也嗟君去之既遠而我用之亦偶也少我數年謂宜壽也豈期奄忽而遽逝曩時之約銘墓之文果出于吾手也二妾惸然一子甚弱君意之不如信八九也於越之人思君之愛未忘今遂葬焉是亦為其不朽也平時交遊在亡者半或相視而莫顧豈必較其薄厚也葬不得臨其穴病不得問其牖

也死生見于交情吾于此而則否也孰知吾哀鴈一觴而致三韭也嗚呼德韭其尚飲此酒也

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旦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躓非方皐與造父孰得撙其銜轡發嘉譽于兒童首英名于多士脫蛟鯨之垂涎排鴛鸞而接翮奮長纓于冊府見諸老之戢袂出擁六州之麾入裁兩院之制爛珠璧于文詞揅風雨乎政事灑妙墨之琳琅傾高談于意

氣邊陲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疇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羣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難固靡限乎富貴耆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屈吾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一二上則諧于父母下則栩于兄弟委潤藻之奠收乏階蘭之或蒔觸炎高而遽疾臥空舟而倏逝委蛻棺于朋友付弱女于諸婢功名鼎來齎志沒地他人不能一日行路為之隕涕尚何三事之可歆百齡之足計哉我方銜憂公訃奄至死生契闊俯

仰則異僅餘豐碑絶筆千字惟慟哭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酹望孤墳于鍾山尤仿像于一醉也

祭汪舍人文

嗚呼養元抱器博厚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苟其仕于時涅而不黑其言于君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焉可以大受寘之諫垣試之江右匪曰而歸眷賞益懋榮徽高閣威鳳來儀羣飛翽翽瞠乎若後誠實之褒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又誰咎意

其少遽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乃如養元而不俾壽邦國之悲憯莫能救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為僚省曹傾蓋如舊不鄙謂我宜取以友再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汝書來諄諄猶未去手謂當一見慰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遇公柩隻雞之觴矢此以侑孰知我哀有淚如酒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嘿不得施出贊式機僅越歲時云胡一

疾遽爾淪棄天不愁遺而止于斯乎嗚呼哀哉公從予遊十年于茲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瑯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莫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兮徠只

祭許舍人幹譽文

嗚呼士有文學行義信于朋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而

坎壈一世若有以阨之者其為人耶其將歸之天耶嗟幹譽恬情不競強志好修同官奉常閱歲兩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贊道天步日近冕旒既遷郎曹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旨及在靖康秉筆立螭嫺縗既張鴻鵠高飛江湖放浪漁樵追隨落落難合耿耿白奇公隱卞峯我守雲川公來訪我一笑懽然曾未幾日召對紫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愠喜行未兩驛遇疾不起嗚呼幹譽宜享壽祉

胡不百年而止于此千載空山真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人孰無子反憂其親孰如幹譽脩然反真巨海一漚太空浮雲音容渺矣欲見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棨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今于丹祀駕之不俟以

承天子禮行簡驩乃逢譴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舅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埽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攜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嗚呼哀哉君其歆我誠

焚黃告祭先考通議文

某比自天官得請補郡叨恩列職學士遂以奠典上延禰廟贈階從班追念墳壠陷為異域輒因諱日祭奠用

申焚黃之禮神靈不隔庶其鑒之

祭伯父文

淳熙二年歲次乙未正月甲申朔二十五日戊申姪具位某伯父通判奉直伯母恭人馮氏之塋某昨者試令建安實奉伯父之訃既官大農又聞伯母之逝厥後賤婦繼亡今某乃蒙誤恩易守建安獲拜墓下感愴之情如何可言

祭叔父文

年月姪云云叔父將仕養娘朱氏之塋某之與叔少纔三年同學聚嬉情若兄弟逮叔之喪嗣猶未立朱母無歸某不揆期養其終且為異時儻得推蔭謀繼叔後嘗以尺紙焚之柩前厥後養娘歿于某之官所遂附叔以葬奧前歲某僥冒郊恩乃克以族弟元諒為叔似續得尉鄱陽行且授室而某茲蒙朝命易守建安相與拜埽于墓下閱四年志願甫遂幽明不隔庶幾鑒之

祭三十三司力叔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迪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塋厝僅乃得之追念昔者叔攝事于茲相與甚款遂三十年祖航為僧四十八娘遠嫁龍泉無為叔後者感傷之懷如何可述

祭四十四撫幹叔文

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昜族孫元吉元修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

撫幹韓公之靈嗚呼古先聖人謂葬曰歸死或未葬魂猶如羈惟公之喪遠來自燮旅泊萬里踰三十暮匪有仕者歸曷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洟某等咸寓是邦逢東載馳禪寂之山毋弟所栖公其往焉庶安于斯

告先兄墓文

淳熙十三年歲次丙午三月弟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兄河閫大卿之墓某往歲遣流詣省嘗令具言某之僥倖奏補當以及兄諸孫以厚先君之世也

去冬復遇郊禋遂獲有請以祭祭孫矣今其受命雖曰其之志願粗伸俯仰之間僅踰三年痛兄之不及見也遙望丘壠有淚如洗敢祈鑒之默賜保祐俾之有立克紹家規庶吾兄弟之情永永不忘寓書陳詞但切悲感

南澗甲乙稿卷十八